

农历十月，故乡开江的田野又热闹起来。农人们佝偻着腰，在收割后的土地上挥动锄头，挖红苕、种小麦。这场景总让我想起记忆里的味道——新翻泥土的腥气裹着枯萎藤蔓的干香，混着红苕的清甜，隔着三十年的时光，依然悠悠地漫上心头。

挖红苕是一门技术活。大人们挥动锄头，一窝窝红苕便完整地现出身形，像刚出土的玉雕。而我总是笨手笨脚，锄头落下时，红苕要么拦腰斩断，要么劈成两半。母亲常举着断成两截的红苕叹气：“这孩子，好像跟红苕有仇似的？”

那时的红苕，不过是粮食的补充，品种单调得可怜，哪像现在超市里“紫薯”“板栗薯”琳琅满目。它们干而面，甜得寡淡，像乡下孩子木讷的性格。可正是这不起眼的东西，在青黄不接的年月里，是实实在在的“救命粮”。

午饭时分，揭开老木锅盖，蒸汽“嗡”地一下散开。中央是座白米饭的孤岛，四周环绕着土黄色的红苕海洋。我们碗里的“海洋”总比“岛屿”多，若不吃，饥肠辘辘的肚子可不容商量。

孩子们为那口白米饭，没少跟父母斗智斗勇。三姐是此中高手，她总是第一个吃完红苕，理直气壮地去添白米饭。直到有一天，我们撞见她端着碗在坝坝里转悠——原来红苕都喂了鸡狗。母亲气得举着扫把追，骂她“糟蹋粮食”。

前些年读到黄陂才子稻田明月厌吃红薯的文章，笔调诙谐，情致宛然。我却纳闷：红苕至于让人这般厌恶吗？回想自己的童年，倒

小时候，一到冬天，我们都喜欢坐在背风的墙根晒太阳，暖和、舒适，还惬意。

端几把椅子，靠着墙根摆放。我们端端正正地坐好，让太阳暖暖地晒在身上。冬天的阳光温煦灿烂，像母亲的手温柔地抚摸着我们。只是小孩子坐不久，几分钟后，我们的屁股如同安了个轴承，一会儿转到左，一会儿转到右。椅子还未完全坐热，便一屁股坐到地上。我们与泥土的关系非常亲密，从来不觉得泥巴是不干净的。晚上，我们睡在床上，常常会掉落一些泥沙，那都是衣服沾了泥巴被带到了床上。我们最接地气的做法是整个人趴在地上，看蚂蚁穿梭往来寻找食物。在地坪里晒被子的母亲看见了，总会扯着嗓子责骂一通，吓得我们立马爬起，重新坐在椅子上。

洒满阳光的院子里，总有一个忙碌的身影，那是母亲趁着晴好天气洗洗晒晒、缝缝补补。在我的印象中，她很少坐在墙根晒太阳，偶尔在午饭后，才泡上一杯芝麻豆子茶，在阳光下静静地休憩一会儿。我们围坐在她身旁，待她将茶水喝干，便争着吃她剩在碗底的芝麻豆子。我用手轻轻地拍着碗沿，碗里的芝麻豆子就乖顺地跑到了碗口，

## 悠悠红苕香



□唐天

璜亦 摄

没滋生出那样强烈的情绪。或许我家红苕出现得少，抑或我天生对食物怀有朴素的宽容。非但不厌恶，那从泥土到餐桌的过程，反倒充满劳作的趣味。

清洗红苕是一场欢乐的游戏。我们不用盆，那太拘束，背篋里装半篋带泥的红苕，提根木棒槌，到屋前小水塘边。将背篋浸入清冽的塘水，用棒槌反复戳搅，再提起背篋摇晃，让红苕相互撞击摩擦。几番下来，清水变浑汤，红苕褪去泥沙，连薄皮也被搓掉许多，露出白生生的薯肉，成了斑斑点点的“花皮”。

洗净的红苕要上灶了。老柴火灶是厨房的王者，黝黑的灶膛里，橘红色的火焰跳跃着温暖。大铁锅刷得锃亮，母亲在锅底倒扣个空瓷碗，浇上清水，再将“花皮”红苕铺在碗周。中央端端正正放一大碗淘洗好的米，加适量水。盖上

杉木锅盖，炊烟从烟囱袅袅升起，带着木柴与稻草的香气，融入傍晚青灰色的天幕。

待锅盖周遭白汽蒸腾，“噗噗”作响，浓郁的饭香与薯甜便弥漫开来。我独爱紧贴锅边的红苕——经过烈火炙烤与蒸汽熏蒸，靠近铁锅的一面沁出糖分，烤成厚厚的、焦香四溢的锅巴。用指甲小心揭下，琥珀色的脆壳在齿间“咔嚓”作响，极致的甜与脆迸发开来，这是任何精致点心都无法比拟的烟火甘美。

吃不完的红苕自有去处。母亲将其切成薄片，在竹簸箕里摊开，交给秋日的太阳和风。晒干的薯片有两种归宿：一是滚油一炸，瞬间舒展膨胀，变得金黄酥脆，抓一把边走边吃，是那个年月顶幸福的享受；二是直接抓把半干的薯片塞进嘴里，极富韧劲的甜需要唾液慢慢软化，一丝丝甜味能陪伴整个

午后。

家在朱家槽的舅妈更有一双巧手。她将蒸熟的红苕去皮，在擦洗得发白的门板上，用菜刀侧面将薯泥拍成圆的小饼，撒上星星点点的芝麻。这些小饼晒干后收藏在陶罐里，待我们这些外侄去了，便用热油一余。外皮焦脆，内里软糯，芝麻香气与薯甜交织，构成童年味觉记忆里辉煌的殿堂。

红苕的妙用远不止于此。母亲每年磨制大量红苕粉，那略带灰褐色的粉末给肉片上浆，炒出的肉比生粉更爽滑鲜嫩。做成肉丸、肉糕更是绝妙——尤其是肉糕，蒸熟后半透明、润泽的深褐色，用筷子夹起能颤巍巍地抖动，弹性十足。

如今，当年被我们嫌弃的红苕，竟在城市餐桌上完成“逆袭”。它被冠以“健康”“粗粮”“养生”的名号，身价倍增。偶尔在寒风中买个烤红苕，香甜软糯，捧在手里是实实在在的温暖，可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

少了点什么呢？

少了柴火灶里稻麦草燃烧的“噼啪”余温；少了塘边清洗时棒槌溅起的水花冰凉；少了三姐被母亲追赶时的又哭又笑；少了母亲在昏黄灯光下切薯片的柔和侧影；少了舅妈从紧巴巴的用度里留出薯饼的质朴心意。

我怀念红苕的滋味，更怀念孕育这滋味的年月。那一切像褪色的年画，只剩模糊温暖的轮廓，让我在深秋时节反复摩挲——怅惘而甜蜜，如同捧着一个不再完整的梦。

## 坐在墙根晒太阳

□赵光

手指一扒拉，直往嘴里送。弟弟连忙抢过去，拨弄着碗里零星的芝麻豆子，嚼得有滋有味。

冬闲时节好串门，墙根处就是“会客厅”。春种夏长，秋收冬藏。闲下来的左邻右舍，喜欢趁大好的晴天走门串户，金叔、平奇叔、三叔常常来我家里闲坐。一杯苞谷酒、一盏茶、一盘花生，他们靠墙根而坐，天南海北地神侃，但更多话题是今年的收成和明年的期待。邻里的婶婶、嫂嫂、婆婆忙完手上的活计，也呼朋引伴一起前来串门。她们一字排开坐在墙根处，晒着太阳，纳着鞋垫、织着毛衣，聊的是家长里短，扯的是日常琐碎。阳光灿烂，心情怡然，墙根处总是洋溢着欢声笑语，传递着邻里和谐。母亲好客，除了及时添加茶水，还从谷仓里捧出红彤彤的柿子、黄澄澄的橘子，让大伙品尝秋天甘甜的味道。我们蹲守在旁边，也成了美味的受益者。母亲给一个橘子或一个柿子，叫我们去晒坪里玩。

坐在墙根晒太阳，最舒服的事是打盹。将椅子斜靠在墙上，身子贴在墙上，抱起双臂，眯上眼睛，便进入打盹模式。爷爷一打盹，鼾声四起，鼻孔里像在开火车。我们淘气，用手指堵住他的鼻孔，憋不住了，他只得张大嘴，大口呼吸，我们“咯咯”地笑。爷爷并不气恼，只是略微睁开眼看了一下，用手推开我们，继续酣睡，墙根处又响起了如雷的鼾声。

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在墙根处摆一张桌子，一边做作业一边晒太阳。摊开作业本，打开书本，我们伏在桌上，抄生字、算算术。弟弟趴在桌子的一角，看我把一个个汉字写得方方正正。他还饶有兴致地问：“哥哥，这是个什么字？”听到我边写边读，他也轻轻地跟读起来。“这个是‘1’，我认得。”看到我写数字，弟弟高兴地喊起来。我忙对他一顿嗔怒：“走开点，莫吵我写作业。”弟弟很委屈，嘟着小嘴扭扭捏捏地爬下了桌子。

做完作业，我还在阳光下大声

读书。一个个文字在阳光里鲜活起来，从纸上飞入我的眼睛，又从我的嘴里撒开小腿，落在了窄窄的墙角，跑在了宽宽的院子里，跳上了高高的天空。院子里，一条黄狗惬意地卧在东边的角落里，一只黑猫慵懒地睡在墙头，一群母鸡在墙角的泥坑里睡觉。此刻，我越读越起劲，书声琅琅，阳光暖暖，时光悠悠。

我问过爷爷在墙根晒太阳是谁的创意？爷爷无法回答，只说冬天晒太阳是乡村由来已久的一种生活，这是习俗，也是习惯。晒太阳的最佳时段是上午九时至下午三四时，日头西斜，寒气和冷风就来了，我们把椅子搬进柴火房。母亲已把火塘烧得旺旺的，只等我们进屋烤火。

后来，我长大外出工作。但只要回了老家，我们仍喜欢在冬天坐在墙根晒太阳，陪着古稀的父母聊聊天，或者逗年幼的孩子开开心，享受充足的阳光，感受温情的岁月。世上最幸福的事，莫过于如此。

其实，坐在墙根晒太阳还真是一种健康而美好的生活方式——让我们晒出了棒棒的心情，晒出了满满的乐趣，也晒出了浓浓的亲情。